

學術與個人「價值」

王健文「學術與政治之間：韋伯＋徐復觀」 韋伯系列演講——

中文系／江紫雲

東西「同台」

今年正逢馬克思·韋伯（Max Weber）演講的百年紀念，為此圖書館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小型特展，搭配每周三共四場的主題演講。整個展覽的主題圍繞在韋伯「學術與政治」作為討論，在百年之後又聚首新時代的人們來重新細讀韋伯的思想。其中成大歷史系王健文教授的這場演講「學術與政治之間」：韋伯＋徐復觀，主要談論的是徐復觀的《學術與政治之間》，與韋伯的《政治作為一種職業》和《學術作為一種職業》相互對照，他將徐復觀與韋伯串聯起，使東西方有了「同台」的對話機會。

學術的真價

這場演講中著重於從學術出發去看待與政治之間的關係，在一開始王健文教授先以韋伯說的：「一個人如果是一位教師，他首要的職業，是去教他的學生承認令人不舒服的事實。」他告訴我們當「世界除魅」後，宗教等神祕性的因素變得薄弱，現代許多的事物都強調以「理性」角度去檢視和達成目的，所有的過程理性分析去判斷結果，而在這樣的過程中，單方面對價值的抉擇與判斷時，我們又該如何下手？因此王健文教授認為作為一位教師的他，將會把客觀的知識傳授作為自己的責任，而價值的選擇則必須交由每個人自身出發，他強調老師只提供知識的輔助，不應該過度干涉學生的價值思考，這不是作為教

師應該去左右的，他希望把這個選擇權交到學生手上，由學生自己選擇和分辨，因為事實上：「價值的選擇是個人的偏好，它無從統一。」也因此每個人在面對資訊變化快速的現代時，必須要以「清明理智」去面對現實的世界，必須學著過濾何謂知識、何謂價值，而學術的意義則是告訴人們事情可能的「真實」，它可能讓人無法接受，甚至感到不舒服，但這是我們都必須認知到的，因為不是所有的「真實」都合乎於我們的想法，我們的觀點只是反映部分真實的一面。

接著他提到徐復觀，徐復觀為清末至民國的新儒家學者，在他的《學術與政治之間》提到「政治與學術，各有其領域。學術的真價，是要在學術的領域中去決定，而不是在政治的領域中決定。」在這裡可以看見徐復觀先生很清楚地將學術與政治之間畫出一條線，並在認為他們須於各自領域中決定其價值。然而王建文教授也提醒我們：「政治不可避免但要將其視為工具。」因為綜觀歷史上的思想家、哲學家、社會學家等人，他們大都為了時代的政治提出批判與思考，學術與政治兩者間雖擁有各自領域，彼此卻有千絲萬縷的交錯，但最重要的是回歸到作為一個學術的知識份子，應該要清楚知道作為學術的個人責任，政治只是一種媒介，學術的思想與價值還是在自身領域來決定，而這即是「除魅」之後人人都該理解自身的「意義」。

就如同韋伯所言：「凡事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，就人作為人來說，都是不值得的事。」這些學者他們是發自內心的熱情，去提出他們的價值回應這個世界，而這也是學術的真正意義，從個人心志去追尋一個生而為人的價值。

對一個文史雙棲的我而言，韋伯與徐復觀所提出的想法，其實讓我忍不住重新去思考學習文史的意義，記得演講中我向健文老師提出我的困惑說：「徐復觀先生在著作中寫到：『生是第一價值，其次再要求生的如何有意義。』但社會上有些人連生都如此的艱辛了，我們又該如何去協助他更進一步理解生的意義？」記得老師回答我：「就忘記這些限制吧。」那時候的我有些想哭，一來發現自己好像仍以一個人更高的姿態在看待那些人的處境，二來那一瞬間我想這也是作為文史的真正責任，因為文史或許無法像政治一樣，能夠在當下迅速提出制度改革、影響國家發展等，可是他們可以有「清明理智」的放大鏡讓人知道一些「不舒服」的事實，給人有足夠的知識分辨，這即是「文史的溫柔」，也許不是激烈的一下子改變狀況，可是反覆不斷去回應和反抗世界的變化與需求，我想這就是文史的任務——即是背負著時代的價值，去打開價值的大門，讓更多人可以找到和建立自己「生」的意義。